

學 匯

日三十二月三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無政府主義七家學說比較表

愛露斯著
真民譯

法律

排法律者

高氏 衆人幸福爲人之例

司氏 個人幸福爲人之例

托氏 情愛爲人之例

塔氏 法律不背公理

蒲氏 法律無礙人之幸福

巴氏 克氏 人道進化法律存而
其今日之現狀易

高氏 決然廢之因生有碍衆人幸福

蒲氏 因其反背公理

司氏 因其碍個人幸福

托氏 非決然廢之然廢之於日後文明之
日倘非永久爲害則必爲害於今日

獨產主義 塔氏 產業無碍個人之幸福

集產主義 巴氏

共產主義 克氏

人道進化產業存
而易其今日之狀

(完)

產業

排產業者

尙產業者

國家與革命

(續)

列 志

「廢除政府，並不是解散人類的組織，

因為政府是創造一種法律，以強迫他人去遵守，做成一個特殊階級，以剝奪公眾的利益，即如一個階級是選出來的，都是極力擴張自己的權力而立高位以統治平民，強迫他人服從以謀一己之利益，所以凡是一切政府，都是極力擴張自己的權力，而立高位以統治平民，強迫他人服從，以謀一己之利益，所以凡是一切政府都是立於特權之地位，以與羣衆相對抗」，

「治人者的命令，常不能合得羣衆的意思，假使他們不保存權力在他們的手裏，他們便不能立於特權的地位而解除其職權，他們可用種種之方法選其友人為其繼承，其友人則必維持及保護其利益，無論那一種形式的政府都是一樣，就是民主主義的政府，似乎屬於人民全體，其實亦或少數人政治或少數人政府或一階級的政府」，

「他們既有一切特權，凡人民一切行為皆受干涉，從生產以及品物之分配以至火柴之製造，從大學之管理以至音樂室之處置」，

「由此看來，即使國家社會黨之理想的政府能夠實現，他亦無補於生產能力，反之他祇有把這種能力減縮，因為政府之為物，總是阻礙在下者能力之發展的」

這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馬拉鐵士達對於革命的意見。我們無政府主義，承認國家是資本家特意創造要來壓迫勞動者的。假使廢除資本制度而不廢除國家，那麼，統治者將必藉其政治上之優越權力而成為資本階級，而勞動者受國家之壓迫與受資本家之壓迫實在沒有差別。所以真正的社會革命黨人，廢除資本制度同時即廢去國家，以免資本主義再有復活之危險。

科學的革命

(相對論研究)

(續)

(完)

法國露露諾爾曼著
老梅 譯

二、光的速度和以太

如說光的速度，不論于何時何處測定，常相等的一秒間約有三十萬英里米達的速度，這個測定，猛然一想好像是沒有甚麼，但一測計算這光速度的時候，便是學界中一驚異現象。現在更加了一層震駭，因最近愛因斯坦，向科學界拋了一枚革命的爆裂彈。若問這爆裂彈是甚麼？順次由以下的實驗可以明白個大概！

假定這裏有一輛鐵甲車，在車上面向着前後安置兩門相等的大砲，車用全速力向前面疾走，然後於車進行中，同時發射這兩門大砲，于這個時候，於車疾走不停的方向！向前方發射的砲彈，比較于車疾走正反對的方向！向後方發射的砲彈，其速度分明應早到達「標的」，這種實事，說起來是自然的，沒有甚麼奇怪，何則！因於第一種時節，要把車速度加於砲彈，用算式表示，為(速度+速度)而於第二種時節，要把車速度減去車的速度，用算式表示為(速度-速度)其的效力(速度-速度)這結果是顯然的了。

然而，使人驚訝的，是立於砲彈對着的反對各位位，測定由砲彈發射的剎那間一直到雙方着彈的時間，看起來，決不能發見甚麼相異的結果，但能認定兩方有相等時間的事實。

(未完)

農村改造與教育

二之三

衛生問題，農村有天然的美麗風景，有天然的新鮮空氣，本當是跟幸福的，然而我們要跑到各處一看，那就大不其然。房屋呢，地溫而窗小，中產以上的階級，還可以分出廳堂廚廡來，多數小農，寢室連牛的也有，馬棚炊爨的也有，廚灶沒有煙囪，都是不用說的。至於露天式的廁所，開放主義的糞池，門前院側，隨意陳列，天雨就積水橫流，遇着就臭氣薰天，你想他們所享的，都是什麼生活呀！二十世紀的人類，還該如此麼？然而他們是歷史遺傳下來的習慣，也並不知道是好是壞了。但我試觀察他們底身體，軀幹雖是多半魁偉，但精神却都個個枯槁。春秋季節，乍一冷暖，一百個人，就有九十個害咳嗽病的，這不是肺病麼？不過我們沒有詳細去檢查，病的影響，究竟到個什麼程度，是不能判定的確實罷了。我想，假如沒有天然空氣和勞動去調劑，人類的戕賊，一定是要很多的。現在我們要想教他自已要求改良的思想，就得把這種種害處，和他研究清楚，再加上醫學的檢驗比較，那麼，他們就自然不求改良了。但實施上，也不能說沒有困難，譬如擴充住宅，改造房屋，都是要經濟的，那麼，就須切實研究，還是讓各人有力改造各人的呢，還是大家協力來公共改造呢？要各人只顧各人能改造的，固是自己享幸福，不能改造的，仍去受禍害，那麼，大家居處一村，他人受禍害，自己豈能夠獨享幸福麼？這也是絕對不能的，因而協力營住宅的思想，自然就可以實現了。

(未完)

學 匯

法蘭西無政府黨大會記要

(續)

這兩個決議案發出后，他們所收的效果實在不少，新勞動總會 C.G.T.D. 的組織確是受這個會議的影響方才產生的。本年七月間聖德檢(Berthe)會議的爭執，聯合主義派雖然失敗，然而政黨的工人變而為吾黨的同志，去宣傳聯合主義的亦不無其人，所以法國同志 Louis 在今年大會中所說的很有道理他說：我們幹呵！我們與工人們合力去幹呵！這兩年來無政府主義的進步是從前所未曾有過的進步，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能投身工腳去幹！

今年大會各省及巴里到的代表共有七十餘人。我那時因在工廠辭了工，同志們叫我去旁聽，一直聽了三天，所以他們的內容和經過略略知道一點，現在我把這三天他們所做的事寫在一面：

第一天 上午十時，各代表列齊，由組織大會的人宣讀各處不能到會各團體的意見書後，推出主席，由主席報告會議中要做的五件事

(一) 報告無政府黨聯合會從去年里昂會議後宣傳的情形，經濟的狀況；(二) 無政府黨實際的組織；(三) 公園問題；(四) 在革命中的無政府黨；(五) 其他……

尚未開議，中午已到，主席宣告散會，各人都到拉佛羅消費協會飯館吃飯，午後二時開會，總會辦事人報告「自由報」「無政府黨雜誌」及「社會書店」一年來編輯和經濟的情形，及如何擴充宣傳的方法到七點鐘散會。

(未完)

三

罪案

(續)

老梅

夜話虎臣守城始末——玉青中煤氣

我發想到陝西。報告和平消息，關臣和劉青都願意去，玉青也要去。我說：「你去須改扮男裝，路上好行動點。」玉青說：「那容易！」於是裹起襖頭，穿著長衣，登着皮靴，倒也像個男子，揀了兩匹好馬，兩人分騎上，偕同關臣青清還有那臺林逸，帶着幾騎護兵，一齊起程。行至蒲州，玉青領大家到福音堂去歇。這時瑞典牧師和教友全逃避了，只留一個老李看門。當時天氣尚冷，我命老李多買了些木炭，籠了一盆火，霎時將冷屋烤熱，炕爐中也添了火，大家圍火促話，說起，虎臣由我從關井（井景同音，所以誤為閩景，後來才知道錯）截回。第二天，傍晚到運城東關，那些奴才紳士們，誤以為清兵到了，都統帽袍掛，穿戴整齊，前去接迎。及到跟前，看見關刀隊，紛紛逃竄，把頂帽全丟到城壕裏邊去，真可笑！虎臣當時傳令，用兵士進城，有些不肯的，虎臣怒拔腰刀，一聲呵道：「有不隨我進城，退一步者斬！」兵士乃鼓勇進城，城內有土匪多名，假冒陝軍名號，向虎臣要求一萬元，虎臣不允，吩咐兵據守四城，當時道署火起，匪擬乘虎臣兵救火之際，大肆搶掠，虎臣窺破。傳令城上各營，萬勿移動。但命百姓救火，自率一隊擊走土匪出城，翌日請理臣入城，主持一切，並給玉青送信，就是實生歸來。叫城，城兵以無關大人命令不敢開，答應，等了半天，虎臣才親身出迎，實生還想責備虎臣，被理臣細之，把他棄城的罪舉出來，請公判，實生才沒話。關臣說：「虎臣來的真巧，當時清兵有一隊渡河，聽人說關大人率兵到運城，以為是關小泉，（秦軍名將）又翻回來了，他們大驚，於是又回身渡過河去！但那時他們即打到運城，也要被虎臣打回去。因虎臣所率

的兵，氣甚盛，且有主客的分別，定是勝仗無疑！」大家舉畢，又談了些閒話，才休息去，玉青睡到半夜，忽然叫道：「我不得活哪！」把我從睡夢中驚起，便叫道：「玉青！你胡說甚麼？」他仍然說：「我不得活哪！我不得活哪！」我只當中了甚麼邪氣，看他樣子很胡塗，天未明，沒法子想，等了好半天，玉青才說出一句清楚話來，道：「我怕中了煤氣了罷！」一句話，提醒了我，這時天色已亮，我連忙拖他起來，出到院裡，吸些空氣，解一解煤氣毒，又呼護兵，取些涼水來！却開了一個笑話，那位護兵先生，自作聰明，說「清早起來，那裏有賣涼粉的？呵！怕錯了罷，要吃蒲州城裡餛飩哩！」此地餛飩米飯糕最有名。於是跑到大街，買了一盤餛飩回來，我很奇怪，發怒道：「誰叫你買餛飩！」他說：「早晨沒涼粉呀！」我止不住笑起來，即噴道：「是要涼水，不是要涼粉！」他却疑道：「要涼水做甚麼？」我說：「不要哪！去罷！」因為我那時不着他拿水來，親自到廚房端了一碗涼水，給玉青一噴一醒地。把煤氣已解除了，還要涼水做甚麼？那位護兵先生，到底真名其妙，對旁人說：「這大人素來不發脾氣！今天又要涼水，又不要，弄了我一身汗，真難伺候！」

(未完)

社會哲學

(續)

之嘉

人類所以漸漸復認這種真理，原是自歷史開始以來，人類思想中早已有一種緩慢的移動，一步一步的前進，越行就越加承認感情的要求，這種移動我已經特稱他做「近代哲學的主觀的傾向」，笛卡爾揚言情慾（都是本質良善的），斯賓拉沙應和這種思想，摩耳插寫他的「烏

「那邦人物」說：「他們以為無論何種快樂，一經禁制沒有無害的」十七八世紀的文學中間說快樂自己不是壞的，自然隨處可以發見，然而慘淡的禁慾主義，還是那獨尊的情操，怕於卡便是這一流著作家的代表，而這種主義的遺風，也直煽至十九世紀，人們都知道美洲的新主人必受此種主義的燻染，不是淺薄的，我們言語中有所謂「清真教便是最適當的舉述，如今在各處這種風氣還很盛，僅到近年經濟和有專識的人方以為把他們一部分的時間來及時行樂，算是正當的事情，這是因為他們用腦過度，神經衰敗，實際上不能不有此種遊樂所致。

赫胥遜由道德方面開一種新哲學的先路，他說：「那為最大多數獲得最大幸福的行為是最好」，其卡立亞的名言，包含同樣的思想，他說最少數的幸福，不要分給最少數的人們，邊沁有說句格言陶結成一種公式，叫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人們，常以此舊功於他說是由派立斯利和貝卡立亞得來的，邊沁通常算作實利主義的創作家，至所開實利主義者，係一種道德學上的教義。他雖容易為人們所誤會和較真，但邏輯的定義起來他是綜合所有這些影響所趨向之一般結果：

上面所說的定義有人把他更縮成最大的善，歸於「最大的多數」的公式，這個公式，已變成政治的用語，在今日最為通用，而且當作含載平民政治的真政策，他們的獨立宣言也說，「找尋幸福」乃人類的一種（不易之權利）道德的哲學家關實利派的哲學，以「快樂主義」的名字，於是這全部哲學就受了污辱，我們若是任從通俗的用法把這個名詞限於滿足粗鄙的屬於身體的和屬於慾望的快樂之用，另外跟隨伊畢鳩魯那麼樣用「幸福主義」一名包括一切的快樂，如道德的，美育的，知識的，都容藏在內。於是乎我們這個名詞，便有了哲學上主觀的運動的真正基礎。

對於日本社會上自殺的攷察

(未完)

忌結	婚	女	二五	三
身體不具	女	三八	三	三
憂鬱	女	八一	二二	三
家人死喪	女	六七	六	一
家人疾病	女	三五	三	六
淫逸放蕩	女	四〇	三	七
老邁身體	女	二一	一	七
不自由	女	一七	一	八
厭世	女	一〇	六	一
迷信	女	八三	一	〇
迷信	女	一〇	六	二
兵役不合	女	六〇	六	二
格	女	三	六	九
避忌兵役	女	三	六	九
失戀	女	三	七	九

其	他	男	女	四	五	八	五
不	詳	男	女	八	二	六	五
總	詳	男	女	八	〇	七	八
		女	男	四	六	二	七
		計		二	〇	七	五
				一	一	二	八

這個統計，是由日本警察署調查的，其中不詳事實而出於客觀的揣測的，一定不少，因為自殺者死了，除非他自己還有表明心跡的書狀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斷定他自殺總因——就是了解自殺者周圍狀況的，也是不能了解其全因——就是有自殺者遺下的書狀可憑，恐怕還有些不能不隱諱的成分在裡面，那又能斷定得確實麼？可是我們若連一個統計都沒有，那就更沒有研究底憑藉了。

日本人自殺時所取的手段：大概有縊死，投水，用刀劍，用鉛銃、服毒劑，伏火車道，伏電車道，投噴火口等數種，關於這一項，也有一個統計如下：

自殺手段	一八九九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七年
縊死	男 三，〇四二	女 四，一三三	男 三，七〇九
投水	男 一，四八五	女 一，七九一	男 一，七五四
用刀劍	男 一，四五〇	女 一，八一〇	男 一，八三二
用鉛銃	男 一，四四二	女 一，三二五	男 三，〇四
	女 一，四六	女 一，四九	女 一，二六
	女 二七	女 一三	女 一〇

服毒劑	男	女	一	一	八	三	四	七
伏火車道	男	女	不	詳	四	六	五	七
伏電車道	男	女	不	詳	一	二	二	二
其	他	男	女	四	二	七	五	三
		男	女	一	六	九	一	七
				五	三	七	五	〇
				七	一	六	〇	〇

雪後

(和芷萍)

「赤裸裸的大地，
 滿道了銀兒似的雪，
 不見了人跡，
 不見了車輪，
 不見了道路崎嶇，
 不見了縱橫阡陌，」
 尋梅的老人都騎驢去了，
 「孤舟蓑笠翁」笑嘻嘻的寒江獨釣，
 暖！但是幽谷仍低，邱陵仍高！

★ 雖是全世界未變成「軸兒輾過似的平蕩」，
 差幸還有一個鋪白絨氈的廣場，
 可是誰故意放出來那位破壞皎潔世界的太陽？

★ 他把她弄濕了，
 ★ 小孩子鞋才透了，鋪滿「愛」的舞台才變成荒涼！

弔盲人——乞丐並序

趙厚厚

蹣跚同友人進城，遇一盲目乞丐，狀甚憐！歸時，街中倒一路路！視之，即其人也。因有一面之緣，故拈筆以弔之。

蹣跚人氏？

蹣跚人氏？

既瞎了眼，

又來討吃。

那是你的罪孽麼？

還是你的命運呢？

☆

☆

我問你：

乞而盲？

盲而乞？

雙目緊閉着不言不喘地從那裏來又向那裏去？

☆

你雖沒眼，

你却看不見世間的魔鬼，

你做乞丐，

你却沒陷到名利圈裡。

清白，

純潔，

社會上好人却是你：

你今死了，

你今死了，

我不為你惜，

爲的是睜眼瞎子們住在黑幕裡。

☆

我無香燭，

又無奠酒，

忘不了見面的恩誼，

謹弔你以五首——五首作珍饈。

別歡曲和作

(續)

光凌

(五)

都——都——叫子響了！——猛地！嘶……：……蓬的一聲，光明向東方的黑曠衝去了！我們都高唱了聲再會罷！小天使狂笑起來了！破……：……口笑拍手笑，望着大家笑，望着大家佩手笑！大家一齊的笑，車窗移動了緩昌和他握手！他和他握手！他和大家也一齊握手！好！這！這！——離開車站了，黑鐵軍隊，蓬！蓬！的前進了！惟有兩個血紅的車望着我們，們我呆呆的望着他！——

時候快九點鐘了！風又緊些了！黑暗又加上一陣！那些鬼怪，都教天使帶去了！Mr. M. U. and Mr. S. X. 護着天使到光明地方去了！我們也去了！

時候到第二天的晌午，君把他感受天使的告訴我們，我就做這一篇和他看！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天地泣鬼神之篇什。常思都感

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海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開此關於「學匯」中，諸同人讀古今朝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篇幅充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苦旱歌

明劉誠

歲次丙子迄今茲，三年三見鬪恣睢；布穀聲催時已去，秧馬度閩亦奚爲！蒲生之塘盡魚坑，何況南山田及陌；農夫仰天坐歎息，枯乾不比大小麥。道十虛傳黃紙符，畫空舞手胡爲乎？書生扼腕言呪力，靈持不見洒平蕪，我隨長吏衆人叢，青衫徒步赤日中！精神未許排閩關，日晚霞光照地紅。道旁老翁色惆悵，共說種種不可望；官稅科條日益多，公家程限誰從放，（苦莫苦於凶年納稅，）屈指榆關遼海間。羨耕轉輸如滑州，中原滿地况農甲。十載兵賊相喧鬧，千征萬斂出田賦，伍伯朝來不爾顧，憑君焦土金石泣，還他往例新條去，（兵稅更苦）五日不爾可奈何，濟州刺史春陵歌！

空倉鵲行

前人

有鶴舊止倉之屋，飛去三年何處宿；今朝鼓翼復來過，便仰倉中喧澎湃！哦哦更作人語言，訴說經時幾陵谷；自昔翔翔在此鄉，野有鷄精固有靈。遺滯何論寡婦利，紅腐都爲雀鼠糧；記昨決起西村發，水到人家空囊沒！東村山下幾有田，瘦根短穗空搖月；於今律徊下蒼荒，頓見塵室如洗者，主人朝罷事未謀，公吏催租門又打；苦稅甚矣！已無升斗釜中餘，那得絲粒階前灑，不如我在江之北，遺囑爛肉

飽相食；鳥朋處友噉不盡，狐羣帽國多封殖，萬知此土稱樂郊，翻龜一啄無從得；孰云空倉鵲苦飢，我今始信盤中詩，

（未完）

小通信

諸同志：南洋賊氛甚盛，加緊戒嚴。通信請交老梅代轉，勿照從前地址！至要！

南洋安那其同志二三年三月。

朋友們：我近忙甚無暇拈筆，所詢各節，容緩作覆。

子直

時輔：信收到。考詳，希直的通信處，請告我！

呂千

公天：你還在華光醫院沒有？給你的信，怎未見覆？我的通信處是

：嘉陵轉。

呂千

紀月：好久不來信，何故？把人盼煞！

季勵

諸好友同志們：三邊僻處邊陲，教育不甚發達，文化因之低微；欲

救斯弊，非有書報不可，國內如有什麼好報紙雜誌及書籍等，請大家費心給我們寄至陝北安邊高等小學校來爲盼，價目多寡，當如數寄上，此祝進步！

真，品